

讀淮南子

江國柱

(一) 淮南子傳略及其時代背景

淮南子名安，厲王長之子，漢高帝之孫也。厲王以叛放逐死，文帝憫之，乃立其三子，分王故地。安爲長，遂繼王淮南。安爲人，好讀書，鼓琴，善屬文，敏於思，嘗奉命爲離騷賦。晨興受詔，早食已竟，文帝甚重愛之。性不喜弋獵狗馬馳騁，蓋欲布德行，拊循百姓，以流譽天下而稍贖厲王之愆。故門下多畜豪俊文學之士以爲輔，天下方術之士亦多歸之。嘗著淮南子二十一篇。「博極古今，牢籠天地，彈壓山川，誠眇義之淵叢，嘉言之林府」。蓋折衷周秦諸子之說，而「棄其畛畛，斟其淑靜，非循一途之路，守一隅之旨「要略」者也。惟其時天下已定，漢戮功臣，慘酷無人理；而厲王又新死，諸侯惶惶，各懷

刑懼。安際丁斯時，遠懲戰國暴秦之亂，近睹漢時政治之酷，以爲均「人爲」過甚之害。故其著書，大旨多近老氏之淡泊無爲，蹈虛守靜。○（要略，考驗乎老莊之學）●而其解老子之意處，（道應訓幾全爲釋老子之旨）并多眇達神旨，洞得真詮。換言之，即謂淮南子爲老子之註釋，亦無不可也。蓋其解老之功，與莊周韓非並美矣，茲就大旨分述之：

（二）淮南子哲學之根本觀念

淮南子既目擊漢政之虐，懲戰國羸秦之弊，知政治之厯雜混亂，皆係「人爲」致之。又本老莊之學說，以爲欲求平治之根本解決，必須擯棄「人爲」，因任「自然」；蓋「人爲」一棄，則天下即可平治矣。所以他說：

……大丈夫恬然無思，澹然無慮，以天爲蓋，以地爲輿，四時爲馬，陰陽爲御，乘雲凌霄，與造化者俱；縱志舒節，以馳大區，可以步而步，可以驟而驟。……故以天爲蓋，則無不覆也。以地爲輿，則無不載也，四時爲馬，則無不使也，陰陽爲御，則無不備也。……是故天下之事，不可爲也，因其自然而推之。萬物之變不可究也，乘其要歸之趣。夫鏡水之與形接也，不設智故，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。……（原道訓）

彼以爲平治之道，須由大處著手，因任自然。非然者，嚴法厲刑，求枝節之解決，則必致愈亂。

……張天下以爲之籠，因江海以爲之罟，又何有亡魚失鳥之有乎？
……夫釋大道而任小數，何以異於使蟹捕鼠，蟾螭捕蚤，不足以禁

奸塞，亂乃愈滋。（原道訓）

必也，任其自然，則天下可治矣。舍此均不可望治。

夫峭法刻誅者，非霸王之業也。箠策繁用者，非致遠之術也。離米之明，察箴末於百步之外，而不能見淵中之魚。師曠之聰，合八風之調，而不能聽十里之外，故任一人之能，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。脩道理之數，因天地之自然，則六合不足均也。（原道訓）

彼又本莊子「不以人助天」之義，以爲宇宙間之萬事萬物，均有一定自然之律則。苟循其律則以行，任其流轉變化，必能恰到好處。而天下亦無與之爭者。其言曰：

……達於道者，不以人易天。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。至無而供其求，時騁而要其宿。小大脩短，各有其具，萬物之至，騰踴着亂而

而不失其數。是以處上而民弗重，居前而衆弗害，天下歸之，姦邪畏之，以其無爭於萬物也，故莫敢與之爭。（原道訓）

以上所舉淮南子哲學之根本觀念，均本老子而歸於「自然」「無爲」，今更進而論淮南子之政治哲學。

（三）淮南子之政治哲學

淮南子既受老莊學說之影響，故其政治思想，亦本於老子「自然」「無爲」之旨。因民之性而利導之，使各得其宜。則天下治矣。茲分論之。

（1）任自然

淮南子以爲盈天地間之事物，均須任其自然。政治亦如之，順其自然之性，則無爲無欲，民樸而政易理，天下亦易治矣。其言曰：

……至人之治也，心與神處，形與性調。靜而體德，動而理通，隨自然之性，而緣不得已之化。洞然無爲而天下自和，澹然無欲而民自樸；無機祥而民不夭，不忿爭而養作。兼包海內，澤及後世。不知爲之者誰何。（本經訓）

設必雜以人爲，則必亂政。蓋人之智能有限，而事理之紛來無窮。欲一一應之，勢不可得也，必也，任其自然之性而導之，始可治焉。其言曰：

……耳目之察，不足以分物理。心意之論，不足以定是非。故以智爲治者，難以持國。唯通於太和，而持自然之應者，爲能有之。（

覽冥訓）

（2）主無爲。

淮南子對於政治之思想，既任「自然」尤主「無爲」，彼以爲「無爲」則治，「有爲」則亂。其言曰：

人無爲則治，有爲則傷。（說山訓）

彼以爲任何事理，「有爲」則敗，不獨政治然也。

∴道有智則惑，德有心則險，心有目則眩（主術訓）

故善爲政者，無爲而天下治。其言曰：

∴聖人在位，懷道而不言，澤及萬民。（覽冥訓）

又曰：

∴聖人內脩其本，而不外飾其末。保其精神，偃其智故，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。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。（原道訓）

至若申韓商鞅之「法治」，人雖崇之，而淮南視之，則若無甚輕重者

○甚且詆之爲狂悖。其言曰：

…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，猶蓋之無一椽而輪之無一幅；有之可以備數，無之未有害於用也。（倣真訓）

覽冥訓曰：

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，擗拔其根，蕪棄其本，而不窮究其所由生。何以至此也，鑿五刑爲刻削，乃背道德之本。而爭於錐刀之末。斬百姓，殫盡大半，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。是猶抱薪而救火。鑿竇而出水。

（3）因民性

淮南子以爲爲政之道。其設政施令，莫善乎因民之本性，任天地之自然。蓋人力有限，有時而竭。既不能禁除姦惡，而反愈滋亂。不若因

民利之所在而設政，庶幾易治而多利。其貴因之言曰：

九疑之南，陸事寡而水事衆。於是民人披髮文身以像鱗蟲，短纒不袴，以便涉游，短袂攘卷，以便刺舟，因之也。雁門之北，狄不穀食，賤長貴壯，俗尙氣力，人不弛弓，馬不解勒，便之也。故禹之裸國，解衣而入，衣帶而出，因之也。（原道訓）

又曰：

禹之決瀆也，因水以爲師；神農之播穀也，因苗以爲教。是故善治者，政命悉因於民而天下樂之。

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，當世而樂其業。（精神訓）

又曰：

故古之治天下也，必達乎性命之情。其舉錯未必同也，其合於道一

也。（徼真訓）

（4）賞適宜

淮南子以爲政既貴因，而一切政令組織，尤須適宜。宜則事簡利多，人民悅服，而天下易治矣。其言曰：

聖人之道，猶中衢而致尊邪，過者斟酌，多少不同，各得其所宜。是故得一人，所以得百人也。人以其所願於上，以交其下，誰弗戴。以其所欲於下，以事於上，誰弗喜。（繆稱訓）

其對於民事行政，亦主因地制宜。開實利，謀幸福；則民衆歸之。

其導萬民也，水處者漁，山處者木，谷處者牧，陸處者農；地宜其事，事宜其械，械宜其用，用宜其人。澤皋織網，陵阪耕田。得以所有，易所無，以所工，易所拙。是故離叛者寡，而聽從者衆。

(齊俗訓)

非然者，則措置失宜，必至勞而寡功。甚且有害。

雖有材能，其施之不當，其處之不宜，適足以輔僞飾非。(主術訓)
總上所述四項觀之。則知淮南子之政治思想。其根本見解，謂宇宙之事物，俱各具自然之性。則政治之設施，只順其「自然」，因其利而導之，使各得其宜，則得之矣。苟一加「人爲」，勢必致無益反損，愈滋擾亂。彼述其本旨曰：

禽獸有芘，人民有室，陸處宜牛馬，舟行宜多水。匈奴出穢裘，于越生葛絺；各生所急，以備燥濕，各因所處，以禦寒暑；茲得其宜，物便其所。由此觀之，萬物固以自然，聖人又何事焉。(原道訓)
觀乎此，則其政治哲學之根本思想，思過半矣。

(四) 淮南子之人生哲學

儒家教人，首重「盡性」「自強」；墨家則教人「兼愛」「兼利」；皆是看重人爲，欲以人謀勝天。淮南子則不然，彼本老莊之旨，一切攝生處世之道，均守「自然」「無爲」。彼以爲天地大公，一切「得失」「毀譽」，均有分定，人苟欲強力爲之，必致反受其害。不如守順蹈常，聽其自然，則自可得佳果。其根本之論曰：

天地無予也，故無奪也；日月無德也，故無怨也；喜德者必多怨，喜予者必善奪。唯滅迹於「無爲」，而隨天地自然者。唯能勝理而受名。名興則道行，道行則人無位矣。故譽生則毀隨之，善見則怨從之。利則爲害始，福則爲禍先。唯不求利者爲無害。唯不求福者爲無禍。侯而求霸者，必失其侯。霸而求王者，必喪其霸。故國以

全爲常，霸王其寄也。身以生爲常，富貴其寄也。能不以天下傷其國，而不以國害其身者，爲可以托天下也。不知道者，釋其所已有，而求其所未得也。苦心愁慮以行曲，故福至則喜，禍至則怖。神勞於謀。智遽於事，禍福萌生，終身不悔，己之所生乃反，愁人不喜則憂，中未嘗平，持無所監，謂之狂生。（詮言訓）

彼又以爲人之能力薄弱，壽命有限；而天下之事理，浩博無涯，以有限隨無涯，必怠而傷，故不若任之自然。詮言訓曰：

以數雜之壽，憂天下之亂，猶憂河水之少，泣而益之也。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，以浮游而爲龜憂養生之具，人必睽之矣。故不憂天下之亂，而樂其身之治者，可以言道矣。

由上觀之，知淮南子之人生觀念，亦本於「無爲」「因任自然」以此

爲據，今可進而論其「攝生」「處世」之道。

(1) 攝生

淮南子以爲人之性本靜，一受感觸則害矣。故善養生者，須與外物絕。原道訓曰：

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。感而後動，性之害也。物至而神應，知之動也。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。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，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。

其次則人之七情，亦當攝護之，勿使爲大喜怒所激。大憂怖所侵。否則必受其害。其言曰：

人大怒破陰，大喜墜陽，大憂內崩，大怖生狂。除穢去累，莫若未始，出其宗乃爲大通。清目而不視，靜耳而不聽，鉗口而不言，委

心而不以慮；棄聰明而反太素，休精神而棄知，故覺而若昧，以生而若死。終則反本未生之時，而與化爲一體（精神訓）

又曰：

凡人之性，心和欲得則樂，樂斯動，動斯蹈，蹈斯蕩，蕩斯歌，歌斯舞；歌舞節，則禽獸跳矣。人之性，心有憂傷則悲，悲則哀，哀斯憤，憤斯怒，怒斯動，動則手足不靜。人之性有侵犯則怒，怒則血充，血充則氣激，氣激則發怒，發怒則有所釋憾矣。（本經訓）由此觀之，則知淮南子之攝生主意，純本老氏「蹈虛守靜」「淡泊寡慾」之旨矣。

（2）處世

淮南子既以「蹈虛守靜」爲善，以「人爲」爲惡，故其處世之方針，

亦以韜光斂銳，戒名無爭爲宗旨。彼以爲人之美，若不自韜斂，則必遭妒而害其身。其言曰：

山有金，反自刻，木生蠹，反自食，人生事，反自賊。（說林訓）
又曰：

飾其外者傷其內，扶其情者害其神。見其文者蔽其質。無須臾忘爲質者，必困於性。百步之中，不忘其容者，必累其形。故羽翼美者傷骨骸，枝葉美者害根莖。能兩美者，天下無之也。（詮言訓）

彼以爲求名之害，無異於爲惡。蓋欲求名，必「有爲」。其成則不足更責，敗則反害其身。故處世之道，不若戒名之爲愈也。詮言訓曰：
欲尸名者必爲善，爲善者必生事。事生則釋公而就私，背數而任己。欲見譽於爲善，而立名於爲質，則治不修故，而事不須時。治不

修故則多責，事不須時則無功，責多功鮮，無以塞之，則妄發而邀當，妄爲而邀中。功之成也，不足以更責，事之敗也，不足以蔽身。故重爲善，若重爲非，而幾於道矣。

復次，則淮南子對於死生之觀念，亦須注意。蓋彼本莊周之學，於死生是看得最輕。彼以爲死與生無甚差異，生不樂於死，死亦不苦於生。生者若大夢，死者若休息，是其最妙切之譬喻。精神訓曰：

死之與生，一體也。

俶眞訓曰：

；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逸我以老，休我以死。善我生者，所以善我死也。；譬若夢爲鳥，則飛於天，夢爲魚則沒於淵。方其夢也，不知其爲夢也。今將有大覺，然後知今此之爲大夢也。始吾

未生之時，焉知生之樂也。今吾未死，焉知死之不樂也。

又曰：

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非惑也，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。或者生乃徭役也，而死乃休息也。天下茫茫，孰知之哉？（精神訓）由此觀之，淮南子之人生觀念，純以「無爲」「自然」爲主，以「無用」「韜晦」爲能。其旨本老莊，亦以明矣。

（五）結論

淮南子生際漢世，承戰國亂秦之餘風，匯萃諸子百家之學說，而歸宿於老莊之「淡泊」「無爲」。以爲治國處世，舍此不可，其教治者之言曰：

非澹漠無以明德，非寧靜無以致遠。非寬大無以兼覆，非慈厚無以

懷衆，非不正無以制斷。（主術訓）

其治國之要，純本於道，禮樂仁義，視爲擾天下之物，其言曰

率性而行謂之道，得其天性謂之德，性失然後貴仁，道失然後貴義。
。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。禮樂飾而純樸散矣。是非形則百姓眩矣。
。玕玉尊則天下爭矣。凡此四者，衰世之造也。末世之用也（齊俗訓）

蓋其視道有無上之能力，爲政者決不可逆之。

夫道者，無私就也，無私去也。能者有餘，拙者不足。順之者利，

逆之者凶。（覽冥訓）

非然者，必致擾亂天下。

……有道以統之，法雖少足以化矣。無道以行之，法雖衆，足以亂矣

○（泰族訓）

彼以道爲宏闊遼大，包羅萬有

夫道者，覆天載地，廓四方，拆八極，高不可際，深不可測。包裏

天地●秉受無形。〔原道訓〕

苟有得之者，雖四海之大，萬民之衆，皆可理而治矣。

總觀其全書，大抵皆本老莊「蹈虛守靜」，「澹泊無爲」之旨。故

吾以其爲老莊註脚者，此也。